

2014年5月1日,台湾诗人周梦蝶病逝。回上海开会前,我去了他的灵堂祭拜,那日正好头七。见门外写着“周梦蝶居士”,我心头一颤,堂内静谧安详。灵堂的角落里,放着一些他平日的起居用品,有脸盆、雨伞、鞋,和几件他见客时会穿的衣服,那便是一个老诗人清清白白的一生。

这是我到台湾第四年。周老是我四年前就认识的前辈,那时我懵懵懂懂,随老师前往周老寓所访问,甚至连访问都算不上,就只是随行。我在台湾当学生的日子里,受长辈恩惠良多。却没想到,四年后还会站在这片土地之上,多少累积了一些世故人情。更没想到,会有幸目送他走,以这样的方式。看似毫无遗憾,其实心下惶惑得很。几度哽咽,也确切说不上是因为认识的人走了感到不舍,还是因为人间留下了我这样吊儿郎当的过客继续赖活而感到惭愧。我脑海中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

张怡微

涌现他诗中所写:“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谁肯赤脚踏过他底一生呢?”

一个月前,我帮沪上一家刊物约了周老的访问。我无知无畏,虽然知道今年他身体状况一直不稳,但谁想那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月。我以为为一切如常,我可以在发稿之后寄几本杂志给他,没想到一别永别。那也可能是老人生前接受的最后一个访问。

回上海之后,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出刊时平淡得就如我迫于生活造次所亲采、或约采的任何一则作家访问一样,若没有网站强势力推,不会引起任何注意。那一期访稿的按语是我写的:“周公于五月一日下午二时四十八分因肺炎并发败血症,于新北市新店慈济医院化蝶永远离开,享寿94岁。消息传出,台湾文坛悲痛不已。马英九在龙应台陪同下,亲自到已逝诗人周梦蝶灵前上香。痾弦先生当日忽然来电,原想帮忙询问周公是否愿接受美国中华人文传基金会召集人王晓兰的访问,听到噩耗

说,‘现在的加拿大是凌晨四点多,我今晚就是睡不稳。我去年底去见梦蝶时,我莫名其妙地想哭,这或许是前兆,他真的走了!’我们的采访在周公过世前一周,当日他精神出奇好,说了许多话,拍照也有神采。没想到采访未刊,一别永别。”刊载时碍于篇幅被砍去大半,这就是我的哀愁和现实人生之间的扞格。而我也不得不渐渐将之视若寻常。

开始是兼差,后来是迫于学费压力,我曾在台北兼任过许多报社的文化记者。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身份,蜻蜓点水似的相逢、带有强烈目的性的闲聊,令生活与文学都尽失本来面目。然而人活着不能总为了顺心,我还是本本分分做了不短的时日,这些时间在我20岁到30岁的生命旅程中,日渐占有了巍峨的体积。

我一度以为,那三年来的打工里,我几无收获。为了生活而浪掷了许多私人的时间,是我深感厌倦的生命惯性。唯有在此之中,认识了很多好心的台湾人,蹭了很多饭、得了很多书,令那段过程显得那么不可抱怨。每一次,从约访、到见面到整理录音、再到发稿,获得稿费,我压根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配插的介绍与评论,也多是在毫不严谨地拾人牙慧。然而,这已经好过我在大学时所兼差的地产公司、影视公司、电子杂志社所赋予我所更加不胜任的职责。至少,我眼下所做的事和文学擦边。有时和采访者聊得投缘,能有所启发,每每在网上发一点和作家的合影,也能徒增虚荣。最糟糕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周都“卖友求荣”。我身边所有的台湾朋友,无论是作家还是同班同学,都被我当专栏素材写作一遍。这些我不太愿意面对的生活原相,后来被出版成为散文集,还是我所出版的所有书中卖得最好一本,我想,这无疑是我生和我开的玩笑。

而周公离世,无疑是对我私人生活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想要终止一些什么,又不便言明。

其实这就是我和台湾最真切的关系。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到台湾读书,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没有博士点,于是就申请了台湾的学校,台湾的中文系没有当代文学,于是就做起古典小说。许多人问我喜不喜欢台湾,时间越久就越难说吧。我觉得我和台湾的关系,就像是与一个人的相处。我渐渐从认识变得认得,知道了他人之为人的善良、为难与苦衷。而他知道了我的偏见与固执。我们的缘分看似那么深,那么偶然,足以使我隔海挥霍青春;我们的缘分又那么浅,每年都是赤裸裸的倒计时,每一次相逢可能都是为了告别。

这些日子以来,我常常想到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写的话,大致是说,没有亲人死去的地方是不能称为故乡的。这几年来,我渐渐在这片岛屿上,建立了一种比游客更为深沉的情感,我也说不上具体是什么,可能就是我在周公灵堂上时,脑海中所呼啸而过的三年。与我擦身而过的许多人,写在台湾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我当时却有些神知无知。我始终耽溺在自己的小情怀里放眼这片苦难的土地,还以为自己鸟瞰了一个世纪的沉痛,实则只是大肤浅。然而珍惜这种东西,哪怕我真的意识到了,讲实话也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我想,事与愿违,好过没有愿望。历历在目,好过耳聩目盲。



敬老 (剪纸) 奚小琴 作

曾经为工作之便,开设了一个工作室,租赁在一栋商务大楼里。临近大楼的还另有一栋小楼,挂牌为“老年人活动中心”。走进大门,第一栋楼是小楼,往里走便是商务大楼。两栋楼共用一个操场,虽说操场面积不大,但各自的地盘还是有划分的。

大楼这边,每天来谈事办事的人络绎不绝,车水马龙。相对而言,小楼那边就显得门可罗雀了。车位不够,于是便将“中心”门前的那块地盘也占领了。显然,老年人进出不便,提过意见了。不久小楼这边贴出了一张条幅“此处禁止停车”。然而,不管用,车辆照停不误。于是又“升级”加贴了一条“违者罚款”。每次车主要停这里,保安上前劝说,车主们不是递烟就是打哈哈,或说只停留一会等各种理由,又“浆糊”掉了,如此,总是不见效。

某日,停在小楼门前的三辆小车终于“吃生活”了,车主们发现,他们的座驾破相了,车头、车尾均有被敲击的痕迹。一问,方知,是老人们用拐杖砸的。车主们责怪保安不负责任,保安拎起袖管,展示出手臂上的一块淤青说,这就是为他们负责任所付出的代价。车主们只好说,算啦,和这些老人没啥好搞的,拎勿清,太让人窝火了。于是,只得摇头叹息,自认晦气,一溜烟地走了。但还没完,砸过的车,自然是明白了,没受过教训的或是不听劝的还是,总不见得三天两头地砸车?这也违法呀。索性再补贴一条“停一辆砸一辆”。之后,果然小楼门前消停了。为何要极端才能见效?这样的过

程,往往会恶性循环比谁更狠。彼时,我们的工作室设在五楼,有一家与我们有业务来往的企业设了一个办事处在三楼,办事处的负责人小吴也和我熟。一天,这家企业的老板来了,说让我帮他联系一下小吴。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他的属下由我来联系?他吞吞吐吐地说,这家伙,事也不说个清楚,闷声不响卷着公司的货款就走人了,现在我怎么打电话了。

他都不接,真让人窝火啊。我听了颇为惊讶,印象中的小吴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很快,联系上了小吴,这才知道,原来老板已经拖欠了他近半年的工资,在这段时间里,由他办事处经手的好几笔业务款都是如数上交公司的,而他每次催发工资时,老板总是以种种理由往后推挪,忍无可忍之下,他才做出了此番举动。

我说,你拿货款抵扣工资尚可理解,但多余的部分也该退还给公司呀。不料,他愤愤地说,我也要让老板尝尝讨钱的滋味,你晓得不,这半年来,我为了讨工资低声下气的模样,自己想想都觉得窝囊,他窝火,我还更窝火呐。这不,好端端的一个人,也不得不踩着底线往下走,如此以牙还牙、以毒攻毒,岂不是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有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性皆有善恶两面,当你传递出的是哪一种能量,势必会有相对应的“能量”反弹于你,谁给谁窝火了,其实到头来还是要自食其果的。

格桑珠杰介绍说,西藏海拔高,导致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发病比例特别高。平原地区的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是千分之七到八,在阿里地区则高达千分之十七。治疗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艰辛。首先由定点医院的医生长途跋涉,在阿里地区各学校集中筛查,筛选出有病需要手术的都做。筛选全部完成后,提前通知,把孩子们召集到乡上、村上集中,然后一个乡一个乡地接连用车接,接到阿里地区。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5天时间。从阿里到上海,路途要花费10天左右的时间。

牵着你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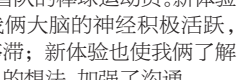
张弛

孩子们召集到乡上、村上集中,然后一个乡一个乡地接连用车接,接到阿里地区。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5天时间。从阿里到上海,路途要花费10天左右的时间。在上海期间,孩子们都在医院食堂就餐。我们带了一些披萨饼给孩子,还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装有文具和各种食品的书包。当看到五彩缤纷的披萨饼时,孩子们都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很难想象,上海孩子熟悉的小一块披萨饼能给他们带来这样一片欢乐。问他们最爱吃什么零食,他们说爱吃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阿里地区很难买到正宗的大白兔奶糖,能吃到的机会很少很少。

格桑老师介绍说,阿里地区的患儿家庭收入状况普遍不行,每户年收入只有2000到3000元,卖羊毛的收入每次上万,但四五年才能卖一次。牧民家庭条件非常困难,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后,负担孩子在校的吃住,维持正常的学习都是困难的事。

小儿先心救助项目为每个孩子捐助5万元,其中包括一名家长的路费和路途中的各项开支。

听了老师的介绍,增添了我们的惆怅。但孩子们状态很好,无忧无虑,也没有任何对生活艰辛的惧怕。他们的乐观让我们相信,哪怕阿里离上海再遥远,爱心亦会跨越山高路险,给这些经历过艰难的孩子带来健康、快乐。



管同钦

女儿婚事,全凭爹爹作主(五字教育用语)

昨日谜面:生意经(二字股市术语二)

谜底:买点,卖点(注:买卖的点子)

打车『奇遇』

张高炜

听口音谈吐,前两位崇明司机都是刚入行的新手。都说崇明“的哥”吃苦耐劳、服务周到,而眼前的道路不熟,令人遗憾。新手“嫩”一些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不应该不认识这些最起码的市中心主要道路。连遇两位“路盲”司机,感觉就像民航飞行员不知航向,而要乘客领航般的荒唐滑稽。

据我所知,新手太“嫩”,责在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出租车大公司司机或跳槽,或投奔比较自由“活络”的小公司,造成人手紧缺。因招不到人,个别公司不得不降格招聘,司机素质无法得到保障。加上培训马虎,驾车实践只是去机场、码头、车站、宾馆、景点兜一圈,熟悉一下主要道路。至于那些次要马路、生僻小巷,就全靠司机本人“课后”的“恶补”了。而现在的许多新手年岁偏大,有的甚至以前根本没开过车,也难怪他们会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出租车是流动的名片。出租车司机应练好“内功”,彻底杜绝另一种变相的拒载;出租车公司则应严格把关、加强管理,而不应该让乘客来承担不应承担的诸如带路之类的“培训任务”。



七夕会

时尚感觉

我和先生认真真教书,辛劳了一辈子。退休后之所以能够安享晚年,和上班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幸福生活,都得感谢我们的女儿新意陪伴,让我们年轻起来!这不,前几日,女儿请我们俩在港汇广场的影院观看了一部电影——《超体》,这是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好莱坞知名女星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科幻动作片。影院里绝大多数是吃爆米花、喝可乐的年轻观众,我和先生两位老人属于特例。也就是说,这样的影片是——老年人“不宜”。可是我却第一次体验到高科技和著名导演绝妙的导演手法与

魔幻的电影艺术。啊哈,该片是在台北取景。我们前不久曾去台湾自由行,片中再现101大厦的宏丽景观,也令我怦然心动。观后,我居然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心灵感应、心灵遥感、心灵时空穿梭”等不可思议的超能力,尽管对我这般老人而言模模糊糊遥不可及,可是我感觉自己不再那么迂腐,知识更新的微妙,妙不可言。

女儿遵循自己的做人原则:“父母在同远游”。她告诉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她来看这个世界,现在她带着年迈的父母游世界。

女儿曾陪同我们在苏州金鸡湖畔乘坐120米高的摩天轮;在日本迪士尼,感受“激流勇进”时,小艇“攀爬”与

“俯冲”不一样的疯狂;去台湾花莲太平洋边上的民宿,听蛙声一夜无眠,翌日我们共同观看旭日东升,霞光万丈;坐邮轮去韩国旅游,在济州岛品尝鲜嫩美味的大鲍鱼……

与女儿共享时尚

董阳洁

我曾经坚定地以为外国歌剧肯定是阳春白雪,吾等只能欣赏空政歌舞团的——《红梅赞》!孰料女儿推荐的歌剧《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内心大段大段的独白,竟然令老奴我热泪盈眶,唏嘘不已。

女儿推荐我读“东野圭吾”的作品,我看得如醉如

痴,前后共收藏了《恶意》和《嫌疑人X的献身》等新书共18本。年轻化的阅读,给我推开了另外一扇神秘的大窗户,我竟成了悬疑和惊悚的忠实“东”粉。

她还带我们去“1933”,参加了一个什么——“vintage”的活动。满屋子摆满看似陈旧的货品,两位外国友人醉心地自弹自唱,几排沙发椅上的听众,默默倾心欣赏。我问,vintage是什么意思?女儿解释:网上有资料说明:“甲之垃圾,乙之瑰宝”,称得上“古董”的,其本身必须是精品,有历史价值,有历史定位的,并且能代表某个时期的某些特定元素。一些有历史有年头的东西,现在成了精品……

我是模模糊糊地听,依依稀稀地记。同样,满展览大厅人头

攒动的一律是小青年,最多是中年人而已,我和先生的白发,依然也是最醒目的。总而言之,年近古稀的我,今天居然可以身着连衣裙,我觉得自己还不算太老;先生半推半就地戴上了MLB的棒球帽。他忽然惊喜地发现,这项棒球帽,可以时时提醒自己在大学时代,曾经是一名驰骋球场“打外野”的省队的棒球运动员。新体验促使我俩大脑的神经积极活跃,不再停滞;新体验也使我俩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加强了沟通。

一次我们学校退休教师返校活动,一位老同事偶然问我:“你今年几岁?”“58!”我毫不犹豫脱口而出。说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少说了十岁!“不对,68!”我掩嘴哑然失笑,周围老同事善意地哄然大笑……